



要改变的不只是年轻人

若 瑜

企业喊着用工荒,劳动者感叹就业难。有人出主意,找工作的年轻人要调整心态,别眼高手低、别扎堆大城市。可是,近日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有61%的毕业生主动逃离一线城市,前往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这个数据在2011年时还是46%。而且无论是留在大城市里的,还是留在家门口的,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先干着,积累些经验,等有合适的工作再说,就像本期报道的杨金元、钟宇豪、杨凤等人一样。

可见,在现实的压力下,年轻人已经

逐渐学会了放低身段、从实际出发。现在更需要改变的,是教育他们的学校、是为他们提供工作的企业、是提供用工信息的平台。

长期以来,“学”难以“致用”既困扰着求职者,又困扰着用工企业。明明是动漫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可就是不会使用绘图软件;明明经过了钣金技术培训,可一上手就是差点儿意思。究其原因,学校培训师缺乏一线实践经验,教材又脱离实际需要,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空对空”。还是应该鼓励“订单式”培

训,学校负责基础教育,企业提供培训师、培训场所,不仅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产业工人,企业还能够预定一批劳动力,缓解招工难。

就企业而言,还应理解并适应“80后”、“90后”就业者的变化,采取更人性化的管理措施。跟高工资相比,他们更追求自由、个性和成长空间,就连宿舍能否上网都会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如何用好这些新生代员工,还需继续摸索。

政府一直努力做着用工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但在新形势下,

单纯地提供信息已经不够。政府更应该做的是统筹各方力量,让培训不再多头推进;鼓励社会资本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服务;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劳动者不再“被”欠薪、缺少“医保”、“社保”等后顾之忧。

总之,只有各方都适应形势、作出改变,就业难、招工难这一对矛盾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编辑 点评

将完善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激励措施、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

走,到基层去!

本报记者 韩秉志

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27万人。随着高校毕业生即将迎来求职高峰,“基层就业”成为热门词。

到基层“建功立业”

在2014年工作计划中,教育部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好中央和地方各类基层就业项目。教育部还发布通知,完善毕业生到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就业激励措施、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等政策,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建功立业”。

“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特岗计划”、“毕业生到村任职”……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导向还是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现实,似乎都倾向于引导毕业生们离开大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到中西部基层发展。步入新年,教育部又启动地级城市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全国有29个省份及53个城市参加,共提供岗位3万余个,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省会以下城市和县(市)就业。

今年,供需结构性矛盾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实用技术型人才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毕业生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不尽匹配的现象比较明显。在此背景下,引导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就业,努力构建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长效机制,成为各高校就业引导工作的重点之一。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副处长林骥佳表示,通过大力宣传和引导,学校报名参加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毕业生的就业理念更加务实,若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并不会因为面子而坚持留在大城市,选择到基层就业正在成为潮流。

2009年,还是应届毕业生的杨金元选择了“西部计划灾后重建项目”,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对口到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广电局任职3年,承担了新闻采访、摄像、后期制作等工作,还参与了玉树、黑水等地的抗震救灾工作。“在基层,年轻人有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只要自己愿意投入精力,就能得到重用,迅速成长。这是难得的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杨金元说。

服务期满后,杨金元就职于成都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工作中需要的各项采编能力和经验,许多都是在基层工作时积累的。同时,用人单位对他吃苦耐劳、承受压力的素质也颇为认可。



杨金元在基层获得了充分的展示空间,承担了大量新闻采访、摄像工作。(资料图片)

让学生不再“折腾”

走向二三线城市、基层单位,既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又有利于他们用其所学,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不过,也有一些大学生仍旧冷看基层就业,在逃离与留守大城市中纠结。

作为过来人,杨金元认为,大学生之所以会“冷看”基层,一是对自己的定位过高,希望一毕业就能有更高的起点,所以不愿意去;二是在基层发展的机会与大城市比,确有局限性,一些专业存在着无法施展、不能学以致用的情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近年来,大学生出现频繁逃离又返回大城市的“群体性折腾”,除了大学生自身原因,也在于基层单位是否给年轻人提供了事业发展的空间。与大城市相比,基层单位对人才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大学生对未来感到迷茫。

“大学生下基层,要区别对待,要根据自身未来发展考虑。”杨金元表示,当年自己参加“西部计划”,除了锻炼自身、积累经验外,也考虑到未来可回四川发展以及当地就业成本较低等原因。

熊丙奇发现,响应号召到中西部基层服务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基层单位并没有使用、培养大学生村官的长远计划,许多大学生村官要么被上级单位借调,要么留在村里无所事事,待3年服务期结束,就会选择考研或者公务员等行列。“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转变管理,发展人才的传统思维,着力营造让人才平等竞争的环境。不然,不管怎样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基层单位就业,不论大城市的生活压力有多大,年轻人还可能选择继续在大城市‘漂’着。”熊丙奇说。

本版编辑 余颖

年轻人的困惑——

要“钱景”还是要前景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在全国,“9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约有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左右。他们找工作的情况如何呢?

“新生代”有新观念

2月14日,正月十五,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的劳务市场人头攒动。这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就在人行道上,来招聘的、应聘的,一眼看不到头。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步入本新年的农民工任元强却从老家河南信阳悄然回到北京,加入到求职者群中。

别看是“90后”,任元强的工作经历已经很丰富。他16岁来京打工,中间也回到老家干了几份工作。2013年,任元强再次回京,找了个库房管理的工作,月薪3000元,还要经常熬夜加班,他不太满意。步入2014年,任元强辞掉了工作,重新过上了“北漂”生活。

在劳务市场里,任元强走走停停,不时地看着招聘信息。遭遇“招工难”,为了吸引更多人,市场行情也是水涨船高。“五险一金”已是基本条件,一家服装厂给熟练工开出了月薪最高6000元,此外还打出赠送生日蛋糕、报销往返火车票甚至是“免费夫妻间”这样的“人情牌”。任元强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再看看。

素质较高、视野开阔、努力上进、热爱时尚……可以说,任元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不再满足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而是有更多的诉求,不仅要收入高、有福利,还要有前景、能发展。不过,他们的工作耐受力和心理承受力也相对缺乏。



2月16日,两名求职者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寻找工作机会。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任元强说,之前的工作由于考核体系不严格执行,劳动与所得有时候不成正比,难以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不过他也困惑,“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不做这份工作,我还能做什么呢?”

尽管如此,任元强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闪辞”,要踏踏实实工作。通过省吃俭用,去年他居然还攒下了3万元钱。“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到这座城市。”任元强说。

从目前来看,新生代流动人口外出时的年龄更小、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因更趋多元,也更青睐大城市。据统

计,多数农民工在20岁之前就有外出经历,而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有技术才是“香饽饽”

任元强还在寻找自己的前景,而同样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钟宇豪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

2月17日,在大兴区职业培训学校,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钟宇豪前来报名参加电工培训。安保专业出身的他,在这个行当已打拼了五六年。钟宇豪

老家在哈尔滨,说起话来也带着东北人的直爽,“有的人走出来是为了谋财,有的人走出来则是想借助社会资源干点事情来。我愿意做后一种人”。

在报名现场,学校招生处李老师说,春节过后,来学校报名或打电话咨询的学员络绎不绝,培训热情高涨,电工、焊工、叉车等技工岗位尤为热门。

钟宇豪说,虽然现在6000、7000元的月薪也很可观,可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技术仍有提升的空间。钟宇豪有着理性而清楚的职业规划。在外这么多年,虽然工作不固定,但他从来没有离开安保领域。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他,深知技术工人是当今人才市场上的“香饽饽”。早在年前,他就关注技能培训相关事宜,年后第一时间前来报名,就是为了能边在公司干活边考专业电焊工证,让自己的技术更全面。“真正有了技能,到哪都不怕。一技在手,就不愁没前景。”钟宇豪说。

从目前看,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趋势,这反映出劳动者对薪酬、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前景等的不满,也影响了就业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随着劳动力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凸显,农民工就业时有着更多选择和诉求,而目前不少企业所能提供的用工待遇和发展环境又难以满足这些需求,这导致农民工流动性增加。

“企业不能一味抱怨农民工职业忠诚度不高、跳槽快,也该想想自身是否为农民工提供了合适的薪酬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而农民工自身也应该避免浮躁心态,更加务实。”钟宇豪说,自己的目标,就是从打工者一直做到老板,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工厂的烦恼——

如何留住“90后”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姚永亮



工作中的杨凤。姚永亮摄

一大批“90后”正在进入工厂。他们在工厂的表现如何?工厂又如何看待这些年轻人呢?

年轻人动不动就“裸辞”

杨凤是个“90后”,虽然今年才20岁,但她进厂务工已有半年时间,现为四

川丹棱明宏光学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车间职工。她说,“我找工作很容易。我们村的人一推荐,我就进了这家工厂了”。

她的工作是为望远镜贴皮。记者看到,工作时,杨凤取出一个望远镜,放在桌面台布上,先在望远镜上试一下贴皮的位置,再在需要贴皮的地方涂上瞬间固化黏合剂,然后迅速准确地把皮贴上去,再用工具压实……“这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就是需要认真细致。”杨凤说。

杨凤是眉山市东坡区广济乡人。初中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职业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学习。“我目前的工作与所学的专业根本不沾边。但我觉得,只要不挑不拣,找份工作很容易。”杨凤说,“就是工资低一点。”刚开始做学徒时,她的工资只有1400元左右,如今每月收入在2400元左右。“厂里还给我买了社保、医保、工伤保险。虽然工资比不上在外打工的朋友,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像杨凤这样安心在一线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凤毛麟角。”丹棱明宏光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劭之告诉记者,“工作不稳定的就是‘90后’,他们要求高,又吃不了管理严、待遇又不算最高的‘苦’。”

吴劭之的话在总装车间就得到了印

证。近百名员工中,像杨凤这样的“90后”仅有2人,另外一个还是刚“二进厂”仅1个月的马崇苏。

今年19岁的马崇苏是眉山市东坡区三苏乡人,只有初中文化,两年前到丹棱明宏光学有限责任公司当工人,工作不到1年,就辞职到湖南长沙做推销员。“到了外面才知道钱并不好挣。”重回公司的马崇苏感叹,“还是老老实实学个技术,挣钱才踏实。”

杨凤也告诉记者,她职业中学的同学中,很少有像她这样进厂当工人的,多数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去闯。

“绝大多数‘90后’不愿当产业工人,不少企业都出现‘招工难’、‘留人难’的现状。”眉山市就业局局长李鑫刚说,“因为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思想活跃,不像他们的父母那一代农民工那么能吃苦耐劳。即使勉强被父母说服进厂,思想也很不稳定,管理稍微严了,他们就会立刻‘裸辞’离厂。”

合力留住“悸动的心”

李鑫刚认为,必须通过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鼓励更多像杨凤、马崇苏这样“90后”,学好

技能、安心工作。

以眉山市为例。该市有上百万农业人口常年在外务工,随着近年当地工业的快速发展,本地企业用工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仅去年就有8.9万名农民工成为当地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了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眉山市和各区县除了出台政策措施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发展、回乡创业外,还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整合培训资源,帮助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组织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进厂免费实习,让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开展现身说法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学好技能。仅今年第一季度就将完成3万人次以上的培训。

企业如何才能留住更多的“90后”员工?吴劭之说,“除了不断提高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减小劳动强度外,企业的文化也至关重要。上班让他们安心工作,下班后有地方娱乐,在职工宿舍就能上网是年轻人的希望”。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想就业并不难,但要有技能才能找好工作。”杨凤也认为,像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最好要务实,要安心从生产一线干起。只有学好技能,有了工作经验,才有“本钱”去挑选更好的工作。